



沈下賢文集序

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于正元元和之

間韓柳唱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

其英華洗濯磨泮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振出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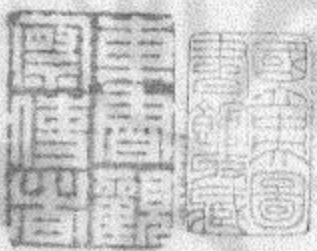
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

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聘藩三守游韓愈

門亦曾許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杜牧李商隱

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

今者既



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誤凡
頃本再加校覆皆得其正惜其藏于篋笥不得
與好學之士共有翫繹回命工刊鏤以公其傳元祐
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卷第

賦詩

夢遊仙賦

古山水障賦

虎丘山真娘墓

題候仙亭

望前舟寄候郎

柘枝舞賦

春詞贈酬心微之

荅殷亮藩贈罷涇源記室

別龐子肅

沈集卷一

吳興沈

之賢

吳興沈

沈下賢

吳興沈

沈下賢

沈下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敎立

沈尹辨行賦岸旁所見送文類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海榴樹呈八拜上人

送龐子肅

西藩請認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曲江亭望杏花發

村居

夢遊仙賦

余昔渡一作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遠而作賦題之夢

遊仙其詞曰

杳漢兮昇絕琅雲霄九天兮越崇門星被曉以澹

白瀾咽溝於錦磔石榴笑而織娥喜閨導余而就將

止靄烈蕙之芳風送麗音於遠耳目恣邁而多造吾

超，其樂此銀墉兮桂廂差瑤階一作兮上玉堂卷

紅幕兮簇綉戶中有人兮結清處語媽迥兮清綽者命

余廕兮蘭之屢迴標頽以一領鬢嬌睥而融冶烟津

大桂兮炮香鼎城司味和苦酸羸吹既調憂

食兮與吾後園乃稱詩曰白日低兮春
塘滿紅華芳兮草芽短菱結帶兮符含絲設遨遊兮
遵佳期又詩曰穠光醉兮昏絲、烏與久兮樂萬十春
留連兮其夫央吐芳意於荃言忽幾寤以無覩視迷
念兮情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
之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往者某值宴於鄭衛之侯坐与客序樂作堂下行舞

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曖然既罷昇鼓
堂上絃吹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曰今
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于
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回顧余緒之以洗容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
佳人以繼態撼陰射之繁珂兮披文纓於大帶號閑
舉以、猶兮拖旋襟之襜曳驚遊思於情香兮注橫
波六、頽巧度之無窮兮將多變而若雲揚厲唱

於景。儼蘭露之芳津，汨備俯以裊影兮，蕩風
渠於。苜愕兮若驚，弛兮若嬾，歎然連婉，翔然嬌
婉，振脩袖以拋拂兮，韜纖絃以操，信差重錦之華衣
候終歌而薄祖，既而柳倚昂析，蹈節振臂，驅捷以捉
碎畫，戎儀於弱媚，見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劍器，曲
響未道，遶風，聳吹，聞代馬之清嘶，談言禽於詠，類客
曰：若此之狀也，以鄭衛而前，陳吾固知其將墜。

古山水障賦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竦余以峭孤，迴補藉之暇筆兮，
賦他山於遺圖，擲琨瑤於峭口兮，若含采而咀蘭，惟
古工之包化兮，啟群峯於無間，勢戲嗽以持起，互騰
排而上午，翠參差以玉立，俱竦竦以攢，於是瀕以
長瀾，森以怪木，瑟汨慄颼，淒煩蕩煥，浸平縹於楚澤，
冶妖韶於易谷，低覆橫暝兮，陳半腹夢，兩神雲兮，澹
而不歸，捲惹乎岩曲，縹蘇青離兮，事幽澁，細澗，
流兮，司。噫，山之人兮，夕忌寐而坐，忌興惟緝，枝兮。

帶黃草屐艸被崖兮垂綠髮翔鸞翔翠相追征兮振
錦舒錦錯以明兮啼羈酸雌裂皆吻兮風舞穴怨寒
而辭兮山中之木何凋榮兮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淪劍壑茲地似花臺油壁何人值值一錢塘度
曲哀翠餘長染柳香重欲薰梅但道行雲去應隨蝶

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黃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花美人手煖裁衣
易片、輕花落剪刀

題侯僊亭

新翔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嶺北嘯猿高枕
聽湖南山色捲簾看

送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勞君雅話聽說事疆場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羌
心流宰馬嶺節臥聽龍驤孤負平生劍空於謝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舡示舍弟兼寄侯

印

客子去淮易透迤別夢長水閣開夜鏤霧掉起雲涼
烟月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山曾撼檣轉瀨拍送擘蒲
葉剪刀綠筠筒楚粽香日書報司遠為我憶檀郎

別龐子肅

自謂應仙才并砂竈煉迴山秋夢桂樹月曉憶瑤臺
雨雪依岩別烟雲逐步開今朝龍伏去早晚鶻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
風軟遊絲重光融瑞氣浮鬪雞冷短艸乳燕傍高樓
綉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迴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寒寇立

客騎急蛩嗟秋懷似亂砂劍頭懸日影龜臬落灯花
天外川鴻斷漳南別路賒間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月舡行賦岸旁所見

沈集卷一

六

古不_以倉、秋林拂岸香露珠
蟲網細金縷
兔絲長
秋浪_口迴沫驚鱗乍觸航
蓬烟拈綠線
棘實綴紅囊
亂聽拍颺尾鼠_{一作}幽根掛鳳腸
聊持一濯足
誰道比滄浪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露花浮翠瓦
鮮思起芳叢
此際斷客夢
況復別志公
既歷天台去
言過赤城東
莫說人間事
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
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
物意早如春
煖色鮮駟岫
寒聲別雁群
川光如戲劇
帆態似翔雲
為振東園蝶
南枝日已曛
題梅榴樹呈八林大人

曾在蓬壺伴
中仙
文章枝葉五雲間
几時奉宴瑤臺
下
今日移榮玉
如前
染日裁霞承
雨露凌寒破
煖占
風呵_恁笑強言
河畔柳逢波
隨浪逐張翥

送龐子肅

三年_一官也迷津馬
困長安九陌塵
都作無成不歸

去古來妻嫂笑蘇秦

西藩請謁廟

肅：層城裏魏祖廟清駘思覃布獲異域獻精誠
冠蓋分行列戎夷辨姓名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貞
瑞氣千重色簫韶九奏声伏移迎日轉旌動逐風輕
体運威儀四年推俎豆盈不才慚駘澤空此望華纓
勒政接下覲百官獻壽

御氣黃花節臨軒紫陌頭早揚生綵仗霽色入仙樓
獻壽皆鵷鷺瞻天在冕旒菊盞開九日鳳曆啟千秋
樂闋祥烟起盃酣瑞影收年々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迥難親蓋小薛山早根輕觸石新
飄揚經綠野明麗照青春拂霧疑舒葉臨江似結鱗
沒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看助為霖去息霑雨露榮

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

曲臺晴望好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花

帶雲猶誤雪映日欲欺霞
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
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賒
芳景偏堪賞其餘積歲華

村居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
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
獨出村舍門冷剽激風起
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
應緣我憔悴為我哭秋思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雜著

湘中怨辭

文祝延

為人撰乞巧

祝棼木神文

雜記

秦夢記

湘中怨辭并序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孝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

沈集卷二

一

人往、不悟今歆槩其論以著誠而已沒生章教善
譔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垂拱年中駕幸上陽
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渡洛橋聞橋
下有哭声甚哀生下馬循声索之見有艷女鬢然蒙
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歆赴水故留哀須
臾生曰能遂我歸乎女應曰婢御無悔遂与居号曰
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嘗擬其詞賦
為怨句其綺麗絕世莫有属者曰譔光風詞曰

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泝華歸頽室英与虞萼
芳潜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幃
醉融光兮渺、漭、迷千里兮涸泪涓晨陶、兮暮
熙、舞姍 娜之穠條兮騁盈、以披遲酖遊顏兮
倡蔓卉穀流電兮石髮髓旋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
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
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送君今歲滿無
以久留君所歆為訣耳即相持啼淚生留之不能竟

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
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坐楚吟曰情無垠兮蕩
洋々懷佳期兮屬三湘声未終有画舫浮漾而來中
為綵樓高百尺餘其上施緯帳欄籠画飾帷褰有禪
絃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烟霓裾袖皆廣長其中
一人起舞含頰凄恻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山兮
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荷卷々兮情未舒匪同歸
兮將焉如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
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用中曰
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恣蓋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
為偶倡也

文祝迺有引

文祝迺之指其本禱祠闈人歌其質也闈侯居政民
廕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請
侯益憂焉得間而詞迺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
以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謔律善闡物志曰省臺為

試於是為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
今復用言命為篇

其詞二闋

山之杭兮水壩吞荒抱大兮皆疊層騰氣清渾兮
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
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送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
髻鬢我民請兮期言日願聽誠兮陳所當悞字民兮
思如光熒導兮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

食失常民蒙憂兮心苦創飽我之食一作飢兮侯申有殺神
有澤兮宜廕沃脫僕之恙兮歸侯之名福群卑勤之
恭潔兮鑒貞盟乎山竹

右一闋為祝

兜載吹兮音伊叩銅鏡歎兮呼貶睢樟之蓋兮麓下
雲垂幄兮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有
盤列兮答神、擺漁篁兮降拂窳右侍妓兮左夫人
恣循邃兮北眇調丹會瓊兮瑤上佳笑馨炮糴燔兮

滄棠豆爵盡無靈兮果蔗雜侑雲清醅醑兮流融光
巫裾旋兮覘袖翔瞪虛凝兮覽迴揚語神歡兮酒未
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擲玉璫千珥亞弦兮
森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兮居遊自遂

為人撰乞巧文 為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萱
芙蓉雜置席上以望巧所降其玉夫以為沈下賢工文
又能窈窕之思善感物態目請撰為情語以導所

欲歌曰惟雲渚之辰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
姍月法明淚之清露即阿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
恭聞司巧之多方備馨香以奉其竊獨溺於自私希
靈娥之所付潤碧凝其異質兮韻虹降於靈霧假文
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蟬之車絃兮塗蛩
金於綺簪細銷縵於藕腹兮差蓮跗以樣齒合織瓜
以垂絲兮裊策唐机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賜妾
於針紉也葩萼鬱於穠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織吹於

經飈若將翔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
霓烟出乎無間縹杳眇以斐疊若披若曳若擗平林
橫曉水靄霄旦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層綺淡冉其
夥容世無容以背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
媚也短蒲狹淡兮曲溜溢鵲鴛鴦兮引乳嬉喜音
清潛兮蕩演曳牽游裾之依凝兮蔓春心於淇弱拈
寒勁翰兮憶奕葉擺風叫疲兮留燥心流韻淒澁兮
決啗咽吟夢語之運漪感霜鍾之流越是物之巧音

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祝楸木神文并序

謫掾秋病偃於漢之陽悅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
胸薄頂無尻秃眉惛吻嗜痔而饕諦視眈眈氣腥
臊指人生寒粟肌捷毛及寤怪噪以告筆吏王高曰
斯癘鬼也亞之曰癘鬼何端侵我乎扁曰癘之為情
惡儻而狎睢同立為仇同惡扶依邪博影倒步
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巫今掾之為人肱曠清靈樂

能惡汙內曠外踈翱翔自儀舉止無虞不梳不扇為
所啗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扁聞
之櫛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酬而訴也願名巫
用酒穀以寄詞為祝使其有媿必摘且戮掾无鬱也
于是乃与諛為祝言一闋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濶兮淘晨雲于宿靄惟附嶽之橫峯兮瀉
甘灣之清泚聞櫛木之番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邱茹
清明之靈英含瑞光而為体与午節及皎峭兮惡晴明

之暗靄粵客子之何霸兮啗吾血於癘鬼孺兒之狀草泐

樸檄就析兮蝮背相橫兮萬腹板聲語此兮薄頂而

蛇類颯挾兮赤臉而鼠目同差池於隙情兮投怪言

以禱福拒良藥可煩瘵兮謗嘉肴而謂之毒衣去声戾

氣以為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怪魅之朽隙兮非神

君兮孰能以族洗苦心而為詞兮望皇皇靈於櫛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賞民置祠於路左享

之不已將軍贈為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夫主
將意而斬之其屍數曰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
有山為鞍山北有關謂之穆陵李師古不目作鎮
於此防遏不意況和初罷之西有沂山有廟則東
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禱息是山有谷九十九
所何分八曰沂曰汶東注沂南流入青道沂州山東
南有山曰大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歲有寇曾居
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秦夢記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郿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
夢入秦王內使廖家廖峯亞之秦公召之殿膝前席
曰寡人欲強國願知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
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左使西乞伐河西
晉秦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
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聳蕭史先死公
謂亞之曰徵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

愛女而欲與大夫備洒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
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琴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
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
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看偏細衣裳
不飾其芳妹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不立左
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使館居之亞之於宮題其門
曰翠微宮之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由公主故
出入禁衛公主喜鳳蕭每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

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
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之主
與廖水西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悅愛嘗結裙
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
年春秦公之姑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
咸陽原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曰泣莖一枝紅
生同死不同金細墜芳草香綉滿春風旧日聞簫處高
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閑翠微宮進公讀詞善

之時宮中有出聲者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
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揚風哭兮石鬣髯莎雜英滿
地兮春色烟和珠悲粉瘦兮不生綺羅深之理玉兮
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亞
之以悼悵過戚被病卧在翠微宮然處殿舛特室不
入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
久要不為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槩秦區之小國
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

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
不能送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
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之者
擊鼙附鞀鳴之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執酒亞之前
曰壽子願此声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遂
進筆視亞之受命去為歌辭曰擊佻舞恨滿烟光無
靈所淡如雨欲擬著辞不成语金鳳銜紅旧綉衣幾
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還何處去

歌卒授舞者雜其声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辞公
公復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特见沫
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宫人泣对亞之々
感咽良久曰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泣此秦宮
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竟别去
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返吏曰公命尺此且去亞
之与别未卒忽驚寤卧邸舍明日亞之与友人崔九
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葬雍
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
誌說如九萬云嗚呼美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雜著

吳興沈亞之下賢

夏平

旌故平靈軍節士

萬勝崗新城錄

魏滑分河錄

夏平

學解嘲對

夏之為郡南走雍十五里涉流沙以阻河地當朔志
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持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

風烈其氣威而勵易憤而難平夫豈難平之狀在場
為悖在陰為恨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也在下
殘突而為也根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
激而為也元和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琳
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之既至盡殺其屬
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娣弟妻子乃以其善貌
擇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津辱活明年拜古衛
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
得平巧留意於察果得之即令曰天子愍不辜久而
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長人
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
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娣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汙
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是乎今幸盡藉出之
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乃以蓄
馬為則酬得所虜者相其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
既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

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為喜而舞謠其德聲雜
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后已。是則脩理其政如此
其氣復能為悖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沙流屬
民皆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於野曰部落其所業
無農桑事。蓄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
項與其類意氣不平等強者有牛羊橐駝其後更酬殺
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與華民迫
貨馬牛羊橐駝者貨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隙擊華

民華民脫死者几希矣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
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矣敢有叛者滅之。其
後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止其所就月餘
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之老乃與相執而詣
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止馬
者得復之。則整頓其弊如此。其氣復能而根耶。夫政
之不明。則平不得施于氣色。哭語法不清。則平不得
信于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下平。

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
位者而知周公之道邪乃藉所以於篇以明善理云
耳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玘岑舉進士
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宝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
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卒
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

居非地即罷還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
高獻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鉢昉為從事有
頃常山師卒其卒請嗣師未得命師道亦遣曰卒萬
人北渡河太原以為願望鉢昉相與議語謂蔡燕之
侯初封欲令師道先之為朝省以樹大効乃說曰傭
有操鋤為人治穡者能勤穀滅稂歲得均穡至於傭
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
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致于所取非

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日篤其不奉
亦奪矣是屬固不孛矣此借言於家人尚尔况備於
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貴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
於不理者誠能此時曰今固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
則君侯之功莫可与等保餉世之孱孫亦終不奪豈
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之望也一飯千金不足
者不能十金及飮而進於前雖陸海備鼎饋与糠粃
等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行左右者

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能威自
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擘怒掉尾以倚嘯獸食於
羶豕麀廢之肉及矣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餒
是知懸執者之手雖塵兒得以狎而博如欲申步於
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同待餒其後亦能
無恨乎孰為公討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鉢
而昉以能善人左右者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
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注來輒藉署更十餘歲當元

和九年蔡師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有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惇乃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曰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昉乃為練曾書緘之絮帛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師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軍候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

餘曰曰航母之子弟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師航見師獨謂師曰郭昉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舡浮海萊淄之上此恃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昉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註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迴遠數千里乃及昉所

蒙未見昉且為師道所召既行与昉兄子會於道曰
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独
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引死航令策人嘗以
氣敢聞於平靈軍及師道欲叛盡廢絡敢士故航在
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前謀竟憂死
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
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
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叛

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
六十里兵最近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刘晤將握
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兵曰急晤、亦為師道
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
年二日乙亥也高鉢以前著跡追為尚書盖言寵之
昉得以外郎為滑遣事詔令行餘為記室行餘与昉
會於河關之間昉謂行餘曰昉前者使航馳帛奏至
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

白請者云何昉猶能盡語軍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
嗚呼航竟死矣莫不聞者嗟呼十四年余與李褒劉
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
北之人盡能言昉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
云

萬勝營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師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逆掠陳汝
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兵
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
年春詔報金吾李將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
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
知復為戰矣八月己巳夜引兵南出霍兵百四十里
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崗築新城初將度曰吾
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若
難使寇聞之必嚴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詣將謂曰吾
旦日望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諸壘迴之

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暴
夫耳諸將素竒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
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
勞以酒帛語寵其將曰既以幸周繇之善也他將
耻其功之不類乃漫典即曰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
牛酒為勞困士卒之樂又今日西山澤之地其土瘠漓
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願為垣今日
而周明日而環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歲去
色氣脈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為
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呼諸君之能
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曰自吟
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
我乎遂歸諸將軍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
高邪吾儻亦魁魁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
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同至新城備俱張喉高言
指城上曰為我而敬謝將軍乞詞而去諸將盡伏敕

六以王賢董伯良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
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族崗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
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
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延數里乃以
精兵分伏其兩隅後自延退間拔其羸老光渡者以
為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
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
百人是時李存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

人還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賢繼繼轉閉而歸
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隋唐既誦盡戮其卒屬東備
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昭領步卒數百人造險道疲銜
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堡聚三百餘壘又
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場山破其土附屯庶之衆數
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
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怠於戰或疑其語而客亦有來
語於將軍曰治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治三州

之寇誦一舉而取何為以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
望我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鋒乃吾之部多吳楚
耕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生矣惟
如偷見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
為潰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於是歆
谷之間與寇決聞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所杭蓋
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号呼
奔突之狀以熟其自然吾又常喻以風雲驟敗之語
語之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伺其利而擊
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
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固其陣於帳中令
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
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維之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
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忠戰故介兵人傳
其兵父訓之子孫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
軍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也兵於萬勝

城以控其要濟水自東連次淮江之間郡邑之人耕
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
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
將軍不以此為百金之基驅百越之人身自蒙豎而
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知將軍之拒東
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
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公若僕之亡伸也前行始入
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
以死效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緩
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疆蹶哉如有繼之不前銜之
不止徒見撻濺之矣烏得延頸蹠足以待御且聖上
且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
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
兵西渡上史茨牧之下謁賊壘分銖皆察及日中天
西風猛起抗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之侯非其
利也願屯兵堡以待伺之中貴人曰其受命視公

戰不視公守將臣不得已乃陳中軍為前武寧軍次
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虜宣之軍居間戰
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
幾欲引去虜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
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遂賊西行數十里
曰與虜宣之軍相奔虜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
暮中軍力闌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
死者六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
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慕容壽
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晉分河錄九年冬為節帥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清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
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
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
尚可跡於是遺其寘裴引恭請於魏曰河經地而東
骨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清而春秋隄防不為

固此將軍所明知也。切以黎易西南其迴壩拒流以
生衝激之力誠願波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
連久不問洛滑以西推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
會即河勢日疲益壯恐一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
軍。魏帥許之。其將率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况滑得
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民前所
所語是黎易與滑俱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
而望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

有戚者。夫全大以矣。細順理也。且滑僻卒數萬人民
不安生。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專惜
乎。願棄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尽。敗黎
陽尚不足愛。况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曰：「召吏趨
籍民地所當奪者。尽以他地與之。藉奏天子。」嘉
其意。而可。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沒卒萬人。間
流二十里。浸會于河。其壩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
夏六月。魏使楊大帥授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河新

渠是日亞之以客道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克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墮近以問為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督漕使山東豪富兼併之家以奉國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漕未聞嘗俛輓於吳越而復給也今以三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覆舫敗輓不得十

半自漕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吏不下百數歲費錢十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撻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鮮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府及三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羊一羶當布錢二百千故有輸轉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令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東為貢重資於農則耕

稼自勤甸服無曠土遊人笑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
又何勞翰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雜著

異夢錄

李紳傳

郭常傳

異夢錄

吳興沈亞之下賢

誼烏錄

馮燕傳

喜子傳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

沈集卷四

一

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客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遊邢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送客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髻長眉衣方領綉脩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為有自邢鳳曰願示其書

之目美人曰妾好詩坐常綴此鳳曰麗人少晉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示其首篇頭之曰春坊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凡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賜舞袖弓彎忘却羅衣空換九穉霜風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傳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美人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泫然良

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云鳳亦竟昏然
志有記鳳曰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眎復省所夢事
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
佐其宴客隴西獨狐鉉范陽靈簡薛常山張又新武
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
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澤李瑀
吳興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
久聞宮中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悼悲不止立
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
字牌連江起珠帳擇水奠金釵滿地紅心艸三層碧
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寐
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誼鳥錄

貢籍中有道誼石者生商山始以誼聞商之貢來者
云能搏擊雀鷃以為天子後宮遊戲貴幸宜進此以
其樂後宮亦相尚奇飾之以綵絲合縷為足縈委垂

以絳繒衣尾加鳴金撼如珮又指習其捷熟得如意
後宮從上所邀幸者誇翫無厭春縱去秋輒復貢來
誼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鶉而
意氣貌壯復不類性：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類
不其春乳當為食者還飼即先稚或疾無別已兒也
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即群衆相弭呼若不忍
奪爭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別名沈子曰余幼
過商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傳
曰誼鳥貢余初喜其誼蒙幸則生為鳥鏡者遠遁而
愧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
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遊而
誼無所与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
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謁錡：舍之與宴遊盡夜錡
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以驕聞有詔召稱病不欲行

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由後使王

澹專職為騎具行綺蒲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

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聞者

士卒當勞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

中貴人質曰尔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所欲曰我

為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騎位貴人惧偽諾之召書記

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騎內匿眾索不及中貴人至促

騎行騎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黷紳坐騎前

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

又如是幾盡紙騎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

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

金革鳴今暴及且不知精神在何誠得所死在畏若

前倖耳騎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騎言

曰聞有許侍御史侍繼者允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

召繼意至騎銳意舉受辭操書無不可騎意遂幽紳

於潤之外獄兵散及以繼竟逆死贊曰李騎之賊江

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

大之而紳之跡不及稱上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
有一不誠則支体立立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
効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葵傳

馮葵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葵少以意氣任專為擊毬
聞雞戲魏市有爭財聞省燕聞之往博殺不平遂沉
匿田間官捕急遂止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雜球相得
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材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

見戶傍婦人豎羽袖而望者也甚治使人熟其意遂室
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歐妻妻黨皆望嬰
會從其飲類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
戶納嬰以裾蔽燕，卑容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
墜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
刀授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明旦嬰起見妻毀死
愕然 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怒而縛之趨告妻黨
皆來曰常嫉歐二女巧誣以過失今復賊然之矣安

得他殺事即其他殺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管
遂不能言官宥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
法官小吏持牒者數十人將嬰就市者圍而千餘人
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
妻而又煞之當擊我更執自言人乃燕也法司官與
俱見賈公盡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
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讚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誼
事其實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謂余道元和中外郎劉
元鼎謂語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
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真古豪矣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得信饒江南其導自
閩其南頗通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
者病且急歷請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
曰誠能生我酬錢三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
治導其血開然後輔奇立誠曰弟無索慮塊居月餘

佑稱愈欲歸常而許財常不聽佑曰先生以寡與常
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許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
非任及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曰夫販
賈之人細度揆見終日譽集推買計量於豪銖之間
所入不能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悵
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府方憊
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苦
時知我能治而告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
是獨不畏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仲
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
明好惡也豈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為邦有
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思其死
而不愧受刑辱而無耻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
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飢年女心小字乙且因時蒙活於估人劉淑

家女子使喜子為人惠以而柔顏承載與往來棄聞
楚越之間常之閩納貨與息客雖民間市中有韋生
者居比屋與承喜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悅喜子而承
顏頗喜酒多亡故韋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韋亦
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思得與偕及圖假載於
承曰諾且承因匿貨坐抵禁繫官室韋獨得于
女子在舟因賂偷者教爽語云承得死罪事其財妾
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誘遂喜
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蘇
復與言然知其妾乃已自是各去其移不復相聞事
在元和四年中衛人程生為之說讚曰吾聞程云喜
子之事至死不變可謂烈嗚呼孤死正丘首而喜
子之仁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歌者葉記

閩城開新城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盤屋縣廳記

沈集卷五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梁山倉記

華州新葺設葺記

隴州刺史廳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雅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推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矣職不失其本者亦獨參軍為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參軍某叅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謂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蕩再歌

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則韓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凝，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尚感動人。至唐貞元二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巷，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意，則弦工吹師皆失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畜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有所吝也。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業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且酣為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屬葉曰：幸終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曰歸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負聲中禁，葉為人潔峭，自處雖諧者。

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會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隣夜聞其歌有一人生甚悲良久復悅其卒聲而悲悅再三日孰為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逝矣自趙壁李元馮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又謂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能有繼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

於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游舟娛席之地而娉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余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汙塹而平之浦岫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群山左右鳥影浮秀者驟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輔者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群從事絃工吹師

裾袖之曹游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 吾踈汚隙
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逆輪足給以為我伏
而名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
船祭酒于流因且詞曰水能濁清有冠五行彼流已
大有神為宰環塘紫、為公藻鏡新流決、與地興
祥嘉鯉鮪魴于水息昌噴鮒噓旭即水与死翠、鵠
鵲浴溪眠晴新蒲剪、扇荷擎、時未云來勞息乃
馨柘槿紺竹滲縮緼沃延榮接姿以水為祿輔佑堙
隍吐孕百福 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
兮與池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壽于
公前公大喜還列軌坐以酒以歌日入而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
萬有不能得者、之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己未淮亮
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
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

而有副使之官馬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兵副使孱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盡擄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多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塹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頻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為西流環乳而瀆入于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弃其業西流即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古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但為水上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於澤故居民流心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已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飛語淫以惑其俗曰狐死首丘井閭多傳言之耆老曰果守不能堡是矣守聞之益恐遂弃其城止歸是日霍丘焚行未及郛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辟吏至辟捍關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其得命於詔城盡受即盡復之今守獨入而卒

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幸或止於郅平明闕關介士陳兵天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西出疆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晉事明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盤屋縣丞廳記

盤屋通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

之浦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墻而居雖善捕伐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武帝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執番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為艱理時猶逼畏拍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忘遠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徒甌越卒晉成邑中神策亦屯兵角石俱稱護甸而三蜀移遊于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田是富民豪農頗書

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冒名欺偷浮詐相糝雖賢宰
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
職也贊宰之正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
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
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
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祚訪其遺跡因
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

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水東米帛之輸闕中者也
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益
鉄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度貸而部貢
之吏盡令監鉄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
控兩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畎畝頗夾河與之
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溢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
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綿：不能通
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艦

曝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
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鉄
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揚子留
使議之曰自閩越已西百郡所貢輳輓皆出是矣炎
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
能賑十半之食只益奸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
其家者今誠得十款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計無
憂也正月河水始泮盡發所欲而西六月之前虛廩

而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
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卑濕無堪地
遂翔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
促今鹽秩所輓皆趨郟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更
計春其上人曰春材必樵若榆吏欲令工就山林剪
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燹万家當頃刻之間雖得
弊穢之器奮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
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植之杓致滂池之流操

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今
縣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釐今待與訪
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村滂流之語耶其倉材剪
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
可以為脂樞夾峙促命裁之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
來與更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郡吏各有差而
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
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岫夜多相掠
奪更驚為恐號呼而益秩化帛帛十餘萬、囊之於布織
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款
其餘皆蔭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息論
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無別位
願几硯與餽樂之具曰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
為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

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
之為困何始也吏累更其守也公曰吏知其病哉夫
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居不
得常行之更屢其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
必莊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
者既勞固以慢矣而况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諸
隆詆謾搖笑譏左右侍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
久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字一

構於正寢西南隅漸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鞆
用拓者磨其滯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
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濁隨而比矣嗟呼
轉流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
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
處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

當時之務其難者不過里龍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其雖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之為我田城為我固人為我奴婢頽隴注盭震皆列為極塞而隴蓋為國路凡我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之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龍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控戎然而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子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日朝之卿士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居郡而我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吾之悟得其人賢何向之知者無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西視戎至于隴下聞郡人之所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下賢集卷第五

故歷署而刻記焉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記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櫟陽縣丞小廳記

復戒業寺記

解縣令廳記

東渭橋給納使廳記

櫟陽縣兵法尉廳記

沈集卷六

移佛記

請椽江齋記

杭州場壁記

櫟陽縣丞小廳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縣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兗奴雜盧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我王聘遣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頽瘠於擾費然而官客于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

丞尉簿或不能友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譟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如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北河督漬朱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人潼關日數十輦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馬畜者

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湊道操陽中計具
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
匈奴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
道侍嫁大臣從宮御士亦數千人夕頃田氏遣承奉
俱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天
遊兵四時之來獨夏其為稱耳且與理一署禮以待
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念賓哉
既已賓之來視其館之窮罄雖勇寒猛餼必抱愧自

屢於所饗嗟呼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
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復廈於南郵其就在
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記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繇不勝於籍租
權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
之蒲益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
其所會貨皆天子豪商猾估而奸吏其佐賦不下出

御史不能等於他縣矣蓋田主官用即吏其佐賦下
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
府曹侯長之教而已蓋田之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
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
令尤悔日爭焉苟非知良不能日脫於橫令令者余
之位祖也且歲滿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士
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
不勞民何多方也長寢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書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
難其理况畿之尉乎櫟陽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居
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
西軍圍衛雜幸之將或籍書從事星臺樂局織館雕
坊禽而膳者之附而又勝女等據反為之盤絡是多類
者非獨不得為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馮緣蔓以
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曹唾攀於前

援者持符以辭之固能移情以貳法使終決不從理
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遷於尉其受役
准卑產孱民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於內廡遞漏
嚴夜給事諸生家及池園大廡皆校尉遣之豈尉之
無慮也永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十六
七他入之尉而昇者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
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
能強尉於無當近世恩臣負幸惡其踵進自至即白

上約下以為尉未足拜旦寒譽排能使昇班之恩必
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輕矣由觀為尉者倪
倪自度民之吞者肆其微弱者甘其困奸者隳其欺
邑是者畏其為尤屬而決之其法兵之源使無撓濁
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蓋誠其器受量不陷也鍾
磬必銘勗其全聲有待也鑄鼎記刑子產之為也尉
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有記故附署而屬誠
為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徙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曰其由於亞之而詳求錄為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之中者其教像決其曰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為像其真與衆瞻俯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鉄多為之合土木以為之堅之以脂膠飭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教体有為尊而坐者為卑而拱立者有跪者如受教諭者有其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瞑目吮叱者模鬼神鳥此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力道盲聾警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為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未之生來生之後生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

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
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於是邦其寺之
佛事卑而拱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梟而絃者吹者
衛而荷戈叱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
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
生敵愾者十誠其三回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
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
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己生來生之後因緣禍
福之說化行焉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道遂得道
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群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
性惠見其內像而覺法其心而能致其正其機下者
其性固見其外變反其心而後寘其正是故精蘊其
內外之像以陳之

謫椽江齋記

謫椽沈亞之廨居負江方葦為牆止於提防之下堂
序四闢巽隅道門雖江風奔怒鷗濤潑鷺噪碩簷廡之

間而擘緒不發方許即盡提枕靠假寐於佛域之中
雖緇衣煩猷乃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
水以敬之而筆吏王局前語之曰椽椽葦而食或不
能給尚能及堂屋之為乎且廨宇非久託即更之得
不為尤矣况葦茅之葺輕弱易腐人、動歷歲時寧
任再滿所用直使罄裝併食以為之無所顧則郅壤
阜磔而澤游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聳急束椽寡止縱
有必備巨重價又不當是用曷若無易其故欵亞之

曰誠尔然則吾以為肝者膽附庸其中為棲視之館
故能視而伏意隨姿而啟情今漢流右吾之居不過
數步雍推之患不得曰覩由隣顏丹而不親其德也
吾何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遂召工人庸人茅塗之
者與計之磨溜洗故得克用者十五太守聞之與其
薪十四其餘則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細短不
委各輻湊以任一棟七柱助椽楣二桶覆廈狹廡重
重左而單右若翅之將翔然蕉旗竹篲分植叢列為

簾風節目之鉅方檻短折面波虛波炳嶂委霞影對
彩紅碧幟拾奔給於所躡遠迤高卑龍苦交黨為清
宵曉爽之借暮陰色蒸雷扇踏震神治鼓焰如金絙
騰趨穆繇于聿為颯燭揮鉉之駭蔚然顏雲若然
漏曜候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為端緒馮坐之中足以
自廣時大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塲驛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為用遂益鉄權沽為助使

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監塲之署
以差高下之等願杭州雖一場耳然則南派臣流走
閩馬甌越之賔貨而魚鹽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三
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費自是汲利之官
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
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崔稷為楊子留後始聞其
所行遂邀署之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郾言能改作便民當
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郾復之初滿寇李懷光既
虜其屬將叛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
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宿乃聚黨
與謀遷之西峒蒙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
其下者輒平去是時暉為尉固止緇衣之魁得他吏
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縱其徒於民間為禍
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争相率以奉所欲願

畏已後耳及郾為令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
師弟子與語日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以無害故天
子許畱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峒之上侵社
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而
曹自為其居侵壞之如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
身常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函復之幸善
不能亦且論繫矣民間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
悉還其故九年余適郾郾走蒲關朝邑令為具既酬

前奉酒於余因詣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稿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逶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為梁者三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最東內淮江之粟而群曹百衛於是仰給唯平輕重之准為難即主官不職其咎何如哉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衛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再歲如

為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滑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賓遊士過必臨我、儒世家也宜飭宇侯賢以誠其敬今公齋陋冗無足為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勁棟既已具構其中可叙百榻而儒豈知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級之得久留其下者雖孱 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滑津之初開署宇為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胸中之曠大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書上

上冢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福州使生徐中丞書三首

沈集卷七

吳興沈亞之
下賢



與李給事薦士書

上冢官書

亞之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
足以業其根長寬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
此豈不皆獲其所安而輟乎用及其未偶也凌見摧
風枯霜蒙烟老雲而已夫尋常常之材也幹不丈而
枝不尺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
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

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林相扶榮榮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
見其末相與筴其凡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
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於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
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
多能之德動与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
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
衆材備於百當去聲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
賢士之居位也沫垢不終湯充飢不乞飯中輟而起

畏日不足是皆採訪於衆能思教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狂遷善為流斷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從使左右庸庸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執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首吏未聞其歸誠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乎亞之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知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能慕哲亡其思而不思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岩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師之所以整慕亂至於奮旅陣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或宏禁之梁立

巨礎之上願世之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亞之聞戎
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奧而視之何
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蒙
矚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辭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
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日月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
閣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

祥禽之類凡羽而混之凡神芝之類腐菌而混之嘉蕙
之類杜芳芻芬芻而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

其美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耳幾能於此而由何則
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能自求安於時哉一失其

頤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向不痛之輒假所
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体不
肥左右者惧王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國人亦曰膳
者不能味玉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耻乃

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体者寡人爵
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其老属袖
而送之曰注矣即鼎也曰然王曰仰味於君：何以
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
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饗味則有椒桂
梅醢鹽醢之品在吾摠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
之体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循戶而
啼祈其售者偽得十九為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

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醴醴
醢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空
虛矣君為能摠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之所以得
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欣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
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情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
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之而趣
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閭
下既已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有素也然紛：之

真偽而猜臆能不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
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
伏惟降察不忽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後還坐賓客中有小吏持吏書來其語曰帛十
疋吏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閣下所以貶客也其敬之
誠則厚矣然有所未湍者敢為閣下道之夫虬能具
水濟物故佐天如臣州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成

有之一日之雨而不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
得一日足矣若繞潤於枯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
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顛之誠於苗之旱甚矣而
千鍾之祿於水用又大焉亦何惜一日之澤而不給
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為乃復拈苗仰
澤之說且敢煩告且閣下寧能不怜之亞之再拜

上壽州李大夫書

十一年秋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

可貴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閣下之
風而進於前恭聞閣下以不朽鈍而願之寧鄙人之
宜願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
甚幸甚今有徬徨之誠敢露肝膽伏惟聽察之亞之
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
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營其暮如是凡三點
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使僕馬
不已恙即且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

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忌卒勤之榮扶挈長幼丐
食而西雖已及哺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
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
乃閣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為
朽骨所笑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願陳于
閣一其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為抱其所用者非知

已之進無能自揚也自咎繇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叔之推至於今知己之功相嗣而不絕非有文字之紀其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其始得以文謁閣下於吳之嘉興明日權幼公謂其閣下言吾見古史者亞之也其後涉于仕路因則遭息其知如此且以閣下居為世之端表故衆影依之言為世之典謨故衆聽傾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况知而推之哉提

而用之哉然亦惧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覩是以前者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于清覽求其筆為光以揚于幽故而為後代寵奉獻之曰惕忭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黷矣伏願矜其繼志之心使輝華裔；著于百代雖大寵何以如于此為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忭謹再拜

上使主第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復獻大使

中丞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問起居指教所
謂薄疾未除將欲市請州奉其示始則卒然愕窒不
知詞對及退舍伏念閣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九
而有之未嘗聞以此而有云告閣下惟不為出入宴
遊耳其餘決教益理善息無減况方在強茂之時徒
以小恙慙留盧中乃欲為告以自遂豈當宜也且今
時仕俗守榮路者雖以朽老扶持昏恍矣然則固其
所君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十八九而閣下瞭然自悟

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倩疾於彼人之胸中哉閣
下骨肉交相如有遠萬里者即聞是請寧知其退讓
也必且疑驚億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閣下何
以解也亞之見識孱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陳
於前誠願得於中庸使使和加口語也非敢憑緣取
領厚祿而終斯說伏惟稍緩高明之銳以周慮之冒
陳端白何任恐懼人惟憐之

上使主第三書

二月十一日郡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遣獻中丞
閣下昨日候吏自外來急告以救至亞之誠前後左
右不得常步及下馬就次揖謁先聖獨張侍御不領
袪言哮呼詒此粹搜道將移罵侵怒但言攻凌不容
須臾之間以黨界證據掉呀騰如欲見食自群官衆
將至於聚立者咸聞見其麗聲奮態圍來驚視誠以
亞之擗鉉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遭此衆辱宜矣誠恐
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肆所為人為侵作誣言
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幸蒙過意
提在賓階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誓將鞭勵辱
謹以効終身伏願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
各得分限免其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
幸甚、謹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月日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閣下閣下亞之
幼學見其往記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怠雖

駸如不能蹴然内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於曾參
閔子騫之行者即往傳其名於親戚朋友鄉大夫間
使其聲不滅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
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常與往來言始愛其人無遊
詞至春宗顏去還家久聞其親喪又明年亞之東歸
至洛人稱宗顏之孝曰宗顏貧無以事喪乃與其兄
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聞者皆動感流涕然
盈月不得售汴師聞之持百緡使弔勞歸之盡發其
先故羈柩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曰話其事彭
城人曰此吾里之客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能
奉飯舍乃繫木為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謠之曰
拖車即是今曾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切痛賢
公卿未得稱其如此伏閣下於異行尤能銳樂故亞
之敢以宗顏之事為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之已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書

吳興沈亞之下賢

與潞廊州書

與潞州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答馮陶書

答李先生書

上九江鄭使君書

答馮見書

答學文館請益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潞州書六年夏作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所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為安所為亞之對曰適廊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廊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忻為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克為捶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曰近日喜及至之也旦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而入促而出言不

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集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微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志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

下而望六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

意見愚顛倒而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相爭賣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口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愧於閣下不唯不愧而已亦有憤厲於衷而終怒怨者竊恐閣下勞費以取無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之皆謂閣下不怯己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之嚴敢言進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潞州盧留後書 八年夏作

中丞閣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如其意何哉迺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不縞不帶乘捷馬北馳健僕呵道衆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上之意謂執事不取者即止馬匿，下既去私曰

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也問具曰是方士李
九戢者擊盜他郡焉亞之曰既繫何謂縱而逃乎僕
曰彼言能化黃金及童齒今一郡大惑下自豪吏
欲欲德之故馳過其家旦暮不暇亞之曰仰而呼俯
而揖曰是能化黃金及童齒為凡執左道亂政者在
殺不以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感設冠帶自儀而孰不
陷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譖之得
罪幾夷誠可寒心合閣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

知為閣下畏伏惟亟誠獄吏使固手足之繫與常死
罪者等無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閣下安所
任主哉幸留意為亞之再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
三易郡失其知輒去其反相率而笑之亞之為之語
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欲為俱將售於
衡者豪人金雖精里人出其左衡畏豪奪其價而

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而之他市而衡之直復不同
又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黨與謀曰聞集市
有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逐往與群金角俱歷
火昇衡市人曰雖然願先豪衡人曰是精粗在目輕
重在衡：目可欺子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
負詞之來于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無
忽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昇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
故各以其所長出人者稱之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
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
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况裔：不滅於後由是昔
春秋而法大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
有義烈端節之事輒書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權辱
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之心者拔之是以晝
夜增矣時亦有人免亞之於進士與言得祿位大可

以養上飽下去年治來京師與群士皆求進而賦以
八詠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
於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闈執士主選京兆長安中
賢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自
辯而察亞之曰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
工為廈而選材者不以楠廢棟不責能此而否彼又
曰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
貢矣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舍之際亦能

留意乎亞之再拜

答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為今
則足下又赴省于東故束書久不遑答有負懇款無
以露然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託是乎乃敢自酌
以揆其意惟智府寤之樂府唱於歌十年聲流邯鄲
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哀
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揚韻激

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詩價者且以遂之必且語我
使聞聽於衆耳以得售進入為王左右之娛對曰若
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木之於地也
氣為之君五腑之居人也情為為之長草木之生其
根處瘠則其表訥根處潤則其表昌瘠之納潤之昌
不過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為溫陽則萬族舒為晦寒
則衆色雜瘁五腑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
於而嗷厥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急應於外而視

亂困則反之困而厥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
外而已及情之作也為喜適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為
悲愁則六氣集而赴之慘是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
得也在此馭二情以哀之故能易哀樂岐二氣以聚
物則能變林籟共神至矣亦尚未聞飫寵賞於當時
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
夫衆庶之目拂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弊岳貫
鼠革聚觀於市促々之歌已聲夷辭喝一而和百贊

之者千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
唱其德於聲音雖韓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
古道也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世之馱斥安足以
使之聞聽於衆耳發嘉譽於此日乎狼辱雅向願悉
所誠幸甚：

答李先生書

亞之曰辱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
旨以契所欲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一云謂僕

我在軍副其力
可驅役之情易如瞬眴夫何妄悞容易而不見知

其不能如此哉且安南守其志未很自齊從事以下
咸以公籍督稽歷受訕侮繼章傍凌彼恃門於毫無
所加責前日韋同舍亦然崔亞之孱畏靜常遭尤况
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而露憤於僕人耳今
來書指教欲使有為是執仇而赴於敵也可能致其
願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岍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
下詰之既深焉得默、已也固折委譴之于章遂用
悉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
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王門關
戎虜遁避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体臣之當
理也然喬死於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
時之情致力剋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撼一則疑其
擯柳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

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
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遂叛之兵連歲不解
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
於兩河之間歲尚賑朝輦之下執笏常謂請罷所討
者十八九獨諛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曰就窘
請得注道可憇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
又以為右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
行請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空從事又詔邯鄲鉅鹿

兵各以百騎與俱。蓋欲重擊鑿之柄也。及過平原，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衰，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杭部獻關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

馳還以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具魏之門。守長皆為難，日晏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間。歷再旬而謫書降，即奔上所委。今閣下罪諫大夫以為狷急，忌体冒危，取禍習傳，不察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昔者鄴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劫而烹之。在前代且爾，況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使臣幸命詔御解羈裂網之恩，啟萬死重生之路，驟鯁就鼎之枯，彼不思於降復何歸。

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况親於戰陣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己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辟攻平原城：危且急尚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間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蠕之常息而扶戀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毅容之難洽而告訐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卒披堅

甲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魄矣有如此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渝乎此解拆之事誠不當為閣下說：亦不能降聽以委書之叮嚀者蓋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悟耳梗概之錄不文於詞亞之敬拜

答馮兄書

降書誨慰滯滯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策應對之日操意張謀唯恐不遠刻之勸語唯恐不工思欲不肩

於俗以為世之大寵及違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
非窮心於此安能堅然而顧之雖窮心極思而風水
之力所排者又安固之於此固之於彼非吾兄韓兵
部安能無所惑者知與既寡攀提將誰近世以復
以知人為恥既知而譽乃為之私反不若譽姻黨耳
以此自悲不能無憤亦欲極老目之力不忘於文以
思雪於後代之人耳吾兄豈嘗失味於是耶乃教之
空門之說小人狹薄尚為激然之氣戰燎於胸中故
九引達者之波而澆之而熱腹九衰未知其救也果
兄教復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之詞紙不能盡不宣
亞之再拜

答文學僧請益書 孺顏上人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梯
進之繆猶畏過意請聽畢說幸甚昔之有善鍛者火
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
急弟子相與而笑之曰夫子之工矣然而市售之富

唐文粹作搜矩而軸模

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
相用彼朝市而夕隳失其用復從而市之而無虛日
故能饒且吾之業搜其度而運其為及其成功與世
終始彼所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
當飢亞之悟學為黃金之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齟
齟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
亞之再拜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序

吳興沈亞之下賢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送叔父師覲序

送田令二子歸寧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略序

乙佳



別前岐山縣令尉后序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慔序

送同年任曉歸蜀序

送授降城使序

叙艸書送山人王傳又

送洪遜師序

行勉贈勉躬先生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凡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
坐制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師萬人臨事破堅北勁皆
先諸侯軍故宣武論功得為上今年齊淄不順命天
子復使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四塞於是侍中空
大梁驅甲馬三萬騎與攻壓之具金鉄草木飛石騰
梯之器載而引者亦二萬乘擇日出夷門下之賓

參於幕者張生從。為立舉進士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器之以為敏良可親啟居必與俱及考鉉有期故謂余叙其所以云

送叔父歸覲序

古之取士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三貢果得中遂理橐言歸函思以賀為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

出都命諸子亞之撰序詩以贊行云

送田令二子歸寧序

昔兩河之流未歸而中書公為魏將因其師喪故門下將卒咸以戎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拜之凡類之制無大小皆俟決於朝之命士卒有所不熟聞者往之孽齒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使其子布與去声兵五年命討常山悉師臨淮南宮城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之即赦之秋命討齊魯移兵

東渡河急攻濟北九年拔之斬其魁以獻其秋入覲
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從謁京師者十餘人十年常山
帥卒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得其事前白
奏於是拜帥常山自以魏歸不十年天子之兵南滅
淮夷東清兩河而曰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為尚書
留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為亞尹居岐以將軍
右持節回中以犍為將軍居北軍又以群為將軍居
列位午為少將作牟為殿中丞以支恭王昆弟姓俱
以中書公蒙寵居官然皆謹恭下士人多以為當任
與儒者比長慶初少子牟、弟早令覲中書公明日
出都門來顧余以云轂下名人文士必以文寵別欲
余有撰於是與述終始之迹以塞其勤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虞邀士拜賓不由已之所尚而使
群居不類故有諛言順容積微之讒以基所毀四隣
之地更効逆爰飛流短長天下聞矣而其侯尚且不

寤夫言諛足以瞽明薄毀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撓
直而明莫之遂也雖樂聞已之所關而關莫之聞
也彼思勤過畏者一率於諛讒即爾而况已之所尚
又使群居不類乎是以慎行者之所畏也昔者余嘗
得請吏昌黎公遊門下十有餘年北渚公之諸孫也
左右杖屨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為魏晉之詩
畫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於江西府且
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為別乃相與訊其將處者

欵曰有引農生惊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北
渚之往吾無虞其類之患勉矣惟耳不棄於道而已

送韓靜略序

或者以文為客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也必
改作乃客之所尚也恢沒乎奇態紉紐已思以自織
剪違曩者之成輒豈君子困循之道牧客應曰草木
之病煩也使秋以治之繼孱萌於窮拵之余搔風披
露相望愁法陽津下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唯恐

失類於慘禫於黃之色耳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即春
以治之擢氣於其根昇津百体之上暢之風露而綉
英作誇紅奮綺緗縹紺紫錯若裝畫揚華流香霽蕩
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肆勇曜如是寧可以一狀
拘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幹以加之枝上
名之樹資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裁經綴史補之
如疣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
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自而銳也
夫經史百家之學於心灌溉而已余以為構室於室
葺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於所恨故也剗之
牒空之地訪堅修之良然後攻之於人何高不可者
祭酒導其涯於前而後流蒙波稍、自澤靜略於祭
酒其宗也道十年而功就頗秀出流類今既別而延
蔓將遊乎江河豈欲益其自廣哉惟其勉無怠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昔者亞之西遊過岐山而令秩始謝余將就給食人

曰故今雖貧然能卑人厚禮何不注舍也時方暑既見解帶座令衣弊繒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已有客越而請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又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勤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即混然齊飽是愚為冒矣而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而厚給如何者令曰古者戾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於門無繫帶之間尚已為久矣為能待辨而後進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

媿乎如是雖賢愚何望哉客慙而退至今三年與令遇未嘗再會食客今令窮來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進者嗟乎會予與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叙所憤云

別權武序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產出竒夫良士由是古稱賢士大夫多隴西秦川在隴西數百里而隴峻水夷川土精神之氣昏旦異狀予又怪近世竒夫良士不繇出於此往者及乎余自東來京師見山中劉定命言

天水權武其人可教耳吾常語善於武：發言往：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言明日余過言之復其語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必汗流肌慄胸目如即事既罷定命又從容為余言志所未遑者則淚下頓首又曰吾有女欲以歸武願言成之事皆未及會余東拜親江淮於冬還都下不幸而定命死其親友赴喪者數十人武臨喪具事終日繼哀無絕予持其手曰桑隴之能產賢由之能產德誠未窮矣既葬武當西予贈之曰夫孝慈仁誼忠信廉直摠於己曰賢辨是而行之不惑曰明予有之矣慎終行之夫金之於物也鎔而為器無不能然則將求為大用必圖於善治者當其未善必更之當其善無墮鎔

叙詩送李膠秀才

歌詩之所以為發寤其旨甚遠夫物情暢樂恣抑之感吁而散之太空還會於風雲降于水土包聲於陶埴之器翬髣之文盡於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

則見于詞微於詞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
故動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
注代之詩樂皆能沿聲諧韻全徵之文以觀之而其
代興衰可見也率近世學者固不變風從律非何謂
其詞不克陳於管絃手今樂府既闕所奏如有忠言
之意懷所仰哉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
其所賦不多怨鬱悽艷之巧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
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唱賀名溢天下年

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綴裁其字
句以媒取價嗚呼負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亦諸王
孫頗專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為思轍賀今一不中第
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烟波願有誤乃
余敢悉叙詩歌之夫端以為別贄

送杜慔序

初亞之提筆西入關晉舍鮑溶於楊州溶出詩吟至
夕過百篇而瑋龜之思雜發亞之歎息曰後生亦有

繼之哉鮑溶前在長安常出入家官杜氏家群孫皆
喜溶是時慙方學何虞詩於其音往、能自振激後
可得也及亞之與生昆弟游其相樂之愛故與溶等
而溶言果然十年春生長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
瀟湘之水皆淪流于東合而為大江猛注於江陵揚
州兩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橫秀之色厲江而起前文
者自馬迂皆經遊之六代為詩之士而得聲名騰翔
矣因命生以去遊以廣其思三月生即路亞之喜鮑
之知言又樂生受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十年新進士及第將去都乃大宴朝賢鄉士與來會
樂而都中樂上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者奮袖
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暮既罷生揖語亞
之曰吾家世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
子之文得稱甚光顯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
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舉進士得絀及綴字為便

口之句歷贊其文於公卿之門由是一歲一名八年
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京兆籍
貢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亦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
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如還蜀之榮
而生末後也

送投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聞長又好六符神略常
從竒丈夫游至北邊歷塞受降城以宗人蒙幸於上

將軍受降城扼塞得與方鎮列方鎮諸侯時節更置
其使通殷勤生以善言語遂得居使者位今年夏生
使于夏得其歡而還夫以節度尚書專聲重義為天
下望者重目故四方使其來者難如此不必言受降
城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此而見其不辱也不必
言尚書公專聲重義於此而見其專重也六月壬子
尚書公餞使者于陽平樓命幕府賓佐相與追詩以
為贈不以亞之為不知言者皆願以亞之言為首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義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能啟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况六藝之倫乎余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為之書則非常矣期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文學為旭書居故具公子光劍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余家為余題旌故平廬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吾友生曰願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之志於鼓操劍氣之勢乎願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聊題百教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以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于今世益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於六流亦有派別焉為之師者量其

性之高下而有授說故有瞑坐而短行毀形而鼓談
之道岐於是也十一年春予東上會稽還造江有緇
衣洪遜從余假渡自言能贊導佛語嘗與其曹辟居
講誦恒為宿輩推信他日復來言當之關中欲余以
叙之夫西都輻集之地居多豪縉得進於上前者車
服之饒擬於鄉士而遜得無欲乎在自勉而已余不
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

行勉贈尅躬先生

士之冠髮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讓必泉好惡於其理
好惡形則利害隙而其明一俟所燭習識之惟與生
相老矣而勿善迹違也惟尅躬慎惑為能多即之故
曰尅躬敬事則道容已尅人則偷尅躬而擇行不設
者處濁則清居族則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折獄則
不濫夫玄黃之滋不能混玉之素尅躬之志幹以潔
故處濁而能清愉却之私不能玩於禮尅躬之氣和
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負於勤尅躬之

行誠輸而勞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湍不能返流
而倒江尅躬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字俗而能化蒙鑿
之：垢不固點於磨尅躬之辨窮思極明故折獄而
不濫若是者非勤道攷：則多易違也或問於力行
之善先生曰善可迂而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尅躬
自塞而已先生姓崔氏字夏封生于唐臣于五代居
官則尅慮以事：假牧于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
力以食居于河濟之沂其友交給而勅之既跡明賢
者稱之矣他日生徃邠侯之命余贈而勉之曰餘艘
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馳終歲而不息者載之
獲於馳耳及馱風水之適安於所留曷與一教之庾
等雖坎：循環之輪猶耻其止也願潔狂之誠能思
即折居折忌思則狂蓋古勉不息之勤言也先生其
終勉諸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策問并對

策問三道

西邊患對

省試策三道

賢良方正策二道

京兆府試進士策三道

問昔者秦襄公與秦鄙之人遂犬戎于西河之外因其險而塞焉後代無敢逾始秦方列於小國而東有

諸侯窺地之兵西有強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嘗
籍卒於外而屈於敵也此一侯者之士尚爾况臣天
下之大哉今西邊制戎起隴黃花輔兩關新故也自黃
花拒塞倚漢中南逾山綿阻極巴蜀自關索隴西北
會彈箏極于河塹于朔方夾河而東倚豐而角有天
障居其西以控戎者凡七帥遷迤數千里之間壁衡
扼要之戎百有餘城若此足以流威而謹塞乎且戎
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邊防與地之兵方秦之多
陪百矣猶以不足於用即東取卒於淮南吳越東南
取長沙至于衡山臨江更歲以易卒彼其土之人逾
寒不續而投之積水之地役其所不習用其所不能
非獨饋輓之不勝於費也及聞墜指裂膚之事父母
妻子聚而興哀今欲詆罷徵之請則邊臣有失助之
告如存乎舊規則贅尤而無用得失之端幸稱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為能以化親於人矣訊其變化

寵最之法曰歲益氓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誨人
曰勞泯其來我者遂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侵決
不渝一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
誠著而不哀四隣之人逋而來者屬袖於道歲告籍
於其郡達于連帥即迂之逋人之邑亦且虛籍以自
蔽累賦於所存四隣之邑更教誨以召之賦累而不
能反者更徙而逋之四生之人環遊不絕輕去其鄉
閭猶脫垢耳雖息書出降為之濯照然猶虛籍為租
日增而不止豈葆九寵最之謬哉不然其咎安在衆
君子皆含智負能惟其不恠味嘉謀竚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夫才之居人也自中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
士非列於朝請者必仰於吏部故歲調試十餘人即
假疑於事使對書決之亦有冒買其書者莫有所禁
其取舍之程考於字句耳失攄薨輓輻之具也細不
掩短狹不摸撓隨用有轆於今士一規而選授於殊

孰豈果盡其性哉欲去書判之選則有司者無以為
准約未知何以而得其中矣准陳必中之言以程斟
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政之大端固並行而不相悖在交脩而
底於道漢文以恭默致理式合古風鄭產以刑鼎興
讖是稱叔代昭然薄厚豈俟敷陳然則馭時自有宜
急禮云不從其所行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云使人

有所愧恥斯不亦賞罰之羞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
流端其本而正其末陶然而臻富壽薰然而化暴戾
體則盛矣如寬舒何是黜陟幽明瞰察其或舉一善
而衆皆歡懲一惡而衆皆懼進猶加膝辱過捷市効
則有矣如削刻何是道德齊禮為虛說也今聖上思
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周觀材器酌時而行必
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辨辛陳其要無或蔓詞
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大寬則上逸

而下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下偷則怠慢生下怨則
暴亂作故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
作之是以不相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八威
陽鞭百國之貨以富宮室當時秦法行於四海天下
之人側足而立漢興悉蕩其煩苛與天下更始樹可
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于文帝漢天下已四十
年矣文帝躬節險務簡易因其時而若子產者當微
諸侯爭霸禮讓流喪盜賊群起鑄鼎著刑以救時耳

今可法之理於近莫如太宗龍興革亂隋之殘政修
法度立中庸圖堯舜為鏡於前用以為明白之理使
房杜為之相以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流乎開
元井閭之人反朴若先古然夫既理之代理之在中
而已矣猛則救以仁寬則輔以毅孔子亦曰從容中
道聖人也亞之則不肖然讀其書見三代之作如此
秦漢亦如此太宗中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來非
遠而鄉中之老徃、猶有詠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

從容言於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博通具舉唯君子能之是知
超乘穿札非謂武也搜章摘句非謂文也苟不通乎
源流而徒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
超奮於文儒有請纓投筆之志杜圖急病何代無之
乃有淮右小醜久稽天憲聖上深覆憐之念極綏懷
之仁網開三面武引七德而鼠盜蜂結趙趙未賓忠

臣義士有以憤激令明詔既下王師鼓行視彼亮殘
生見殲盪誠太山洪河壓卵注螢不足以喻然衆君
子備詳前志多綜流略必有善師善戰之術七縱七
擒之方一為指陳悉徵備要將求其可上達宸聰而
或出乎竒秘亦當明密以聞獻

亞之提筆之士也區、討論之間迷失聖意究未能
得安足與論功伐之事欵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
梁從容觀魚之地而濠人有習知蔡兵舉止者嘗謂

亞之曰自吳少誠叛已來王師曾會德宗尊仁宥罪
詔天下悉罷襲蔡之人雖蒙恩然日夜益訓甲卒堅
城深澗芻食盈廩積至今十五年余未常一日忘戰
非有他居反側之間唯恐為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
禦已罷雖數更其守未嘗聞一守番心下人牧愛百
姓皆能名虛軍畜肥私狗馬田園陂池之利用以自
入務行金繒卜射幸以祈遷乎善地而蔡益知其境
之虛果因喪而橫前日壽州失利其固然也今又欲
兵徵四方使來會用以小九蔡即北取趙魏燕齊西
取寧隴邠岐西南已漢南取甌閩東取吳越皆是提
遠趣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聞
其將軍稱者使其士卒一有父母妻子之念是寧能
死志一方安所為聊且勞給非所為也爭鋒則失利
坐守則厚費今議者或以為不足於練皆非也而屯
集師旅亦非也今必欲不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
為近境之郡至則籍其郡人父子昆弟五十以下十

五以上除習兵務農無得自用者如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悉數謹對

第三問

問膳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稅之謂耶煩則攘罷黎省則乏經用縉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曰壤農困商敦本抑末知倚市者為幣梓稼者誠勞必在乎慎擇臨長之官加重耕織之出今牧宰非不選也而富庶未至眾貨非不制也而粟帛猶輕用何方可以致龍黃蒲密之理以惠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食緡錢之饒以利澤南畝斯上心所注亟以延問觀光之士期為指明

對百姓之貢輸賦惠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自謀叛以來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名不一猶吏撓之後期而輸者則鞭體出血苦聲仍終不得蒙不忍欺故豪農得以蠹奸價倍之而美地農產盡歸

豪奸益其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驚其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如愛弃墳井亡之他郡而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夫蚕婦蓬徙鹿走於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粟益輕矣今返之之法必刺史長吏耳擇其良者使久留於任一年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加之三年而政成者歲加之異政累聞者五年而后遷之連率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齒則庶幾其化矣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之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未條悉或短曰微史以西戎蠕之之旅而為邊出苦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目對曰不然言今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為因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尚輕易

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時南馳其來
衆不遇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由鷲集
不能屯兵番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知奔
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視其狀則烽燧次發
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成有清野之
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
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一
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
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
以東河蘭伊甘及西涼至于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
六鎮十五軍皆為西戎有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
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窳乃令能通唐言者
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謹矣
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丐曰能圍即東解其後取他
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羅
其榮以來為語相傳尚近柰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

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北林僻必木繁
故我不得為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所不達
且又虛兵之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聞而役入山林
伐麋鹿熊麕麝豪及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岳險障剝
繁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
畜粟金繒文松大梓竒藥言禽薰臭之具輓轅於陸
浮伐於渭板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
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
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
是皆賴主上聖神披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
之土甚饒農食不克秣裨衣結縷無布帛其租稅納
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厚者雖通亦寬
之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借一日即白吏皆
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
得倍數矣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穫不能出其費尚
無不忍更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

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柰何為不
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甦心
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
是天人通陰陽和俗濟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
臻夏乎其莫可及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
流寢微自降漢而足微益寡朕顧昧理道祇荷丕構奉

若模訓不敢荒寧任賢揚慮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
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不由
中及外聞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底災旱竟
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
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
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
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又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格
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

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年財發號也生之
寡而食之衆煩于令而鮮于理思欲究此謬戾致之
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氷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
啓宿憎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
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歲主之闕辨政之疵明深條
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澤斯惠
于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克推之本
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

定之策孰叶於是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平何
務維此龜鏡擇守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應還若影響
夫以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衰而無怨此神農
之俗也以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得離其
下此黃帝帝堯之俗也以義而教人者下以神敬之
雖衰而無慢此舜禹之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
刑戮而畏之不俟衰而刑戮復矣此桀紂之俗也今

陛下廊神睿之宇臨天下將二歲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聚而俯告悉徵所達以輔于明臣幸得見墀級之嚴陳百王由戶之道臣之所奏善戶有三神農唐虞之化是販戶有一桀之亂是彼三善之戶其門甚闔皆可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重而已矣制策曰厥間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旺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濟仁壽物無疢癘噫此聖德之所

臻曼乎其莫可及以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者寡問以古先玄默無為之化及三代質文迭救之法易難相殊者臣請指類而奏之夫教之始生起於其一而歷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童子且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億兆塞乎天地雖明大之人猶難舉籍而造其極夫號養者始生魄於嬰而蚕於蒙嬰之時不俟更乳而飫矣及形具氣司殺把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塞其饜也是則

太古之人衆庶之俗共田教之奇可審號食之蒙嬰乎無
越無踰蠕然濡之無營無慮塊守俟煦為之君者易
其化五帝主之何異以貴育之材舉一毫而趨也三
代以降處庶之情御變之俗其田教之億兆饗之周
壯也君之者廣法制以御之飾禮義以導之明刑賞
以齊之然猶不能使下表夸無益也臣聞聖人高明
而道中庸言法常制定使人無加踰於飾度猶恐其
久而為弊即以日新之言以勸諭使不為常也如其
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至踰檢乎講習師受其常學儒
者何致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令列郡何致于禁車
服室屋有常度工者何至媮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
常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既弊於夕而能更興
於晨使其光日日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
化源復何有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之患乎制策曰其
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
格不刑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無已臣恐

鑠於所制也伏願修日新之德察言政之臣行尅已之令以極其弊然後可以垂衣而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也陛下如能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理古可近者其在明禮樂仁讓也若使和氣克充者其本在和人心之邪愠在理之雅正也其理悌者衆氣雜其理明者衆以洽夫衆庶之精和平愠抑之氣吁而散之大空還會于風雲合于水土包聲於陶植之器每歲而附陰而伏乘陽而昇衆衆之

氣雜乎陰陽陶於變化者其由趨蘖乎愠氣居于中則戾；則悲；則水潦敗抑氣居于中則悖；則亢亢則螟蟻生乎氣居于中則泰；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涵而為休寶流而為精神衍乎祥光沛

乎嘉澤臣固曰克和氣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矣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平何務於龜鏡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夫庶之所貴者在乎賤入而

貴出使人無所因饑於凶定傷於豐賤也夷吾之
權微不可也從古已來西事戎者或辱於盟而困於
嫁非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為所震搏則喟
物以其兵矣戎夷之生無以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擒
也嚴尤之言亦可徵也自長慶寶曆已來金紫銀朱
之佩盈于朝逸于郡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
墮使人無所守是以紀綱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
為防也紀綱所以制物樞用也是皆虞患難極困也

人有赤子沉於水火者為之父母必將奔往而拯之
必免於善及無為救者則必坐悲而泣望也為救之
具必在長綆之鈎脩竿之扶手有脩而防者父母之
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今陛下之赤子亦以
困於是矣陛下亦將極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弛維
綱不樞則是脩竿長綆之鈎扶不為也陛下居于九
重臨于兆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為陛下
俱不仁之尤於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明

察智謨以周於用一卹賞以信於令薄賦歛以息其
勞慎禁奪以省其犯審獄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之
陷不牽於瞽瞍之俗美濟之防克列於無患之朝矣
若是又以為不理不康不惠不仁非臣所知也謹附
聖條陳寫大畧冒瀆之罪臣何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
勤多歷年所未經盛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由好問察

言勤求賢士蓋以承祧之任重愛人之志深况朕長
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矜人夙
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
求謹言以補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
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王者之政必臻於康大霸
國所立猶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蕪
于百王無堯湯之灾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蓄廢俗尚
彫訛寂無益歲公聞治時卒垂之效貸幣之資統而

校之莫繼前代豈率二生殖變於百欵將阜時政令
戾于今欵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微未失之漸其陳
興盛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農業故
家給足以戀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
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於成課民佚無守輕為墮遊
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之利永言代理期酌厥中
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善則在下難知將任
教馭情則人心益偽思同指要得合誠明精別比周
之情敷群忠厚之道知人則折從古攸慎九微恐泥
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
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偽之辨至于朝廷
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
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
曰蒙光乃能寤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
中則為愚者混非遭生偶時安能徂陰陽育萬物其

理一也育者雖蒙光矣能視焉者雖蒙聖莫能賢其
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
其中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
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
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被幽塞猶懼理
之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逾智傑應陛下
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
當伏竄奔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伏讀

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
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
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
請以今之戶部兵部之懷舉之睿問有才思於文武
本固於農士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以
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以朝廷
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
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

志無以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
立國八百年其由綱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太宗龍興
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
文武以條復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區矣愛其人若
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墜也故明四
目以光其視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光其聰聞喻
其未聞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
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奸夫而終不患

其亡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由人
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系于手足之用關於肘
膝其氣根血脉皆統于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
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尊於首故足司其履指
其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
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
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難備其官而中實繆今之俗彫
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其戶部其在開元最為

治平當時西有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
卒不過四五師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
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侍昇平之功相肆威驕
之佞直言得死諛色或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
矣今西涼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不適當今教
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
權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衆多欲無虧訛
不得也兵部之選武士益謬矣武夫試射百矢為重
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夫賦者之宜業也而真
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賣豪奸之輩役者以待冒入奮
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佑肆富人子弟彼安能致
武之所用顧歛占藉自恃以逭徭於鄉閭耳而歛卒
乘貨幣之克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于幽薊連
屬西邊北邊而仰給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
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况細其綱乎古者兵
農一體也三時農務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歲

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
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
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
詩而擇之及為中任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
王公之大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由擊陋
缶而望曲於韶濩也今仕進之心益壞矣必以陰詐
為朴博明為強碩以武為汙矣而况兼學乎陛下何
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入可犯矣
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營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
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
竭誠于神：感于夢而得傳說周文之竭誠于氣：
感于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以殷周之誠而求之何
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之不舉其由百工之
不條理為且務於槓濫則能遠壞或於邪巧則多改
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歛使財費之不窮土力之不
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陛下上蔭

于茅茨之下土簋而其禹親勤水而卑宮室是二君
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天下之人
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之書
詳矣其後昏君亂王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侈之
樂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
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蚕婦之勞不足
給竒絲之貢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墮宗社今
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
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
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
用閏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
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
為陛下擇耳何止仕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
調官于千餘其試以偶文儻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
准考之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
况十九皆偽人乎以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

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鷲鳥之羅
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
舌于此辭而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于朝
者歲各貢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
勝於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
次禮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爭好
賢人之務尅己何患乎真偽之不可辯哉今朝廷之
闕衆多其最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
信勅令迭降而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
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
詐欺之教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
其相逾則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
於此者不得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
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
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支膚則
易也六腑尸繆氣非所經而其體固不亦危乎聞良

醫之理痼也陳以竒方進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
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
竭良藥以才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
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近代之愚醫不然必使病勝
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
刑信賞國之筋維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
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筭國
之竒方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
膳良藥也夫百骸具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
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
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
瘵難矣臣以為天寶胎痼始於一支久而容之浸及
百體幾危其形之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而興元德
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攻
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乎幽冀居國之左足又
有西戎之厲居於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

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門嚴關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象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傲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

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故聖人因之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色將來之陽可大可久矣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通也內密燠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電凍雪霜禁其煩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舒之陽德也故聖人目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光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燕歸臣未見制法有

方法也而訖者且以為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
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振矣伏願陛下慎動
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立勢夫百
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援
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
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
也乘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
威於深棗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

攻之則莫馬之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
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連矣此拘燕囚冀之
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
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
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
賞勞之厚以為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
之不信也而我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
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池之不廣

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
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
者如一日戎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猶夏猶
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
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之以刑
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陟
險利強弩以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
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

牛羊雜畜及衣裳寶賂皆與之無令有奮奪此願利
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
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
已東神馬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
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
為我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
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
之恩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逾河拒

北虜明年必大入震武寇西城先擊益宥能因此時
詔寧龐郁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晉謹
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糗令邠寧涇原軍皆
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
遮木碛開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關
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困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
其牛羊足以供其各以輕騎入河蘭撫喻其遺人飛
聲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

內安有驚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
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宜宜不惧
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為何者
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辭則必
欲言之臣不寤也睿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言實有
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惧罪言於非宜也而况短畧
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
憤懣之誠百不及於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

惟陛下察焉謹對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一〇五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唐郭公墓誌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盧金蘭墓誌

表

韋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泚貞元年泚為涇將德於軍軍中
皆推其公嘗從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地
扼洛口有洛川在涇州西北盡於臨涇其川絕饒利息蕃其西大野
走戎道曠數百里其土乃流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

盡疲即屯臨涇為休養便地顧以城控之可艱其果
泚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以泚言有是也雖然公自
念之公所以殊恩太宰子姪昆弟俱得不業而官者
蓋以邊防未有可制上心日夜懸於此故厚公之事
無所以難今用泚言則邊已固公安倚耶雖我不得
越所趨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輕所憂
矣遂不從泚計及帥死其校段祐代為帥歲餘泚又
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為防者獨西戎笑而過至

王畿尚萬有餘里烽燧之驚東不遇墩煌張掖之間
又有嚴關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迺者燕人反
安祿山其邊兵強壯悉會難咸陽東而西陲復為所
史思明攻盡亡美地今王畿之傍列為邊郡飛烽傳候昏曉
之際必奏于帝垣況未有可固今每秋戎入塞寇淫
驅其井閭父子與牛馬雜畜焚積聚燼廬室邊人耗
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於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
之築于涇甚使前年泚白於故將軍不聽今日幸願
將軍省計遂築城臨涇以泚部鎮之自是我無敢犯
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晉宿衛後為帥者惡泚能強
涇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歷岐隴而邊
人無老幼盡能道郝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
於臨涇城

墓誌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十一年夏作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子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

由是籍書替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
自佛派分諸系于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為重望而
律師光範者始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
其曹為狀喻之語而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五年
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被褐言語應引其老緇不
能對矣大歷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
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便授學更居
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流會歸之說自吳南

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會釋
章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滅于其寺之居
僧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
寺之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
元和中余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為律師字楷其家
本吳中其鄉里在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
三司食邑三百戶祖元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
河東裴氏之子與明辯之列凡六人皆童子受李貞

哀事之儀由子也作銘其詞曰
唯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媿匪育孰後爾已能傳其心
即繼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其天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為人儉毅意氣
氣祖楷落自匈奴提其屬來入始為唐臣累遷至將軍
贈司徒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寇有功故公於
提強之間得賜枝書即武穆薨公少無倚薛蕪訓伶

之奏試殿中丞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
平軍事李正己於淄清正已悖公說之以善語雖不
從然得重賜與馳歸即從宣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
而賊希列攻勉城拔公不得赴乃從淮汝軍事哥舒
曜於東都興元中行營為先軍得試將作少監兼侍
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史中丞貞
元九年入為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史大
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刺史

九年入為右羽林將軍十年春加左散騎常侍拜節
帥涇原既至聞士卒前以食不賒而鬻子者皆與贖
歸之夏六月公疾發視政不能勤七月十二日薨行
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發御府粟帛官即其家吊
勞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適焦氏娶竇氏夫人生
嗣子早夫人卒娶潭氏潭氏亦早卒公將葬使卜兆
兆言合葬不宜早從卜竟祔先將軍太尉之墓於華
原乃用亞之為誌以銘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原居彼北方繼世不還乃公之祖
始為唐臣武穆嗣毅即我家勲帝念不忘公亦為藩
乃墓王畿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公與視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宮苑

閑廐使尉馬都尉郭公墓誌

府君諱某其先閩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勲
著績為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
兵于靈武乃率其義虜順夷合兵遂叛得為朔方軍

節度既而二駕還都拜為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
大戎飲馬昆明至于御溝天子在陝又以擊逐之功
益拜尚書令封汾陽王尊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公
平都尉主客皆賢故長安中名人文士自李端司空
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席酒更日而生生子男三人
女二人長今為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初憲宗居邸
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昆弟皆
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殿

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柔和
易不守剛沃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家享
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官者出按
問發疾之狀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
京兆其原之上初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男一
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嗣為之王辨卜葬
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牽馬操幣至于櫟陽即尉家
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為之銘以誌其壙於是

與叙勳興之事表于墟中云詞曰

河族昆侖命源惟長鼓于神華其來決之影響邁會
披華吐章靈姻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涵為濃光
保我國步乃生汾陽在戶作扁橫天為梁息定破難
以藥疾瘡帝子入室固知維經孫為國君沙麓以昌
少為姻臣謙克汪之祿而不壽哀彼中霜惟其流慶
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寰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
哭丐於姻黨之門以事其殯事將具命其族亞之為
銘以誌其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
封定州刺史曾承所為鴻廬丞生少連為潞水令
令生年為梁縣尉生府君世以宗蔭調官卒無違
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戚隆貴而冒為列卿太府乃
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貧附其屈而家仰給為生元
和中調為太平令立於官舍親黨語謂善人多痛之

銘曰

廓乎圓穹覆乎萬古之中賢或塞而夸者或隆唯達
識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沈參軍故室李氏墓誌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為都尉出居延力
戰且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為貴落其後入唐為功臣
世世以武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彙皆
為師長及父沒門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于

從之予曰稱師從祖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
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沈氏之先繼烈組冕顯于
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
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賚遂以房為將軍
執金吾冕卿掌太府羽為駙馬都尉尚長林主夫人
既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年三月
六日具塋城南次於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冗葉雖
榮逮霜霰兮芳塵與定延而眉兮韶妖之葩筭刻畧

方觸烟瘴露條秀華兮玄金蒼磔安靜銘兮紅瓊海
碧包脆危兮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叢因伊
兮姊弟酸屑垂涎淚兮悽風送魄罇生漪兮黃壙圖
隆緘若惟兮明能之魄來而安兮無越違兮

韋婦墓誌

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寶中為賢王府司馬父曰新貞
元中為杭州文學辛丑河南姚氏永貞初歸夫人于
京兆韋氏夫人之歸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道年十八

暴疾亡亞之妙乃夫人諸父之兄嫂或謂姻家之喪
必有賻亞之貧無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妻之喪沈
氏得為銘誌

夫人之邦曰瑯琊夫人之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
不命於壽不多和實既命短可柰何已矣蓮湖之西
靈山東趾南極于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
子瑯琊之骨歸于是

盧金蘭墓誌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
四人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怜之獨得縱所欲
學伎即令從師舍歲餘為綠腰玉樹之舞故衣制大
袂長裾作新眉愁嘖頂髻為娥叢小鬟自是而歸諸
姊不為列矣因恚泣謂其母曰今我不等我不若從
所當耳自十五歸于沈居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
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年沈復東南而昭華晉
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氏凡十一年：二十六

生男一人女一人葬于城南尹村原之下作銘其詞
曰

野遠刺芳衆草羅生颯鬱蒼兮孰先殞零綺顏奄忽
芳辭金楹去何止兮歸無程芳藿紅荃兮昔所遲今
銷亡兮不可再馨魂魄歸來兮復此園塋

表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媽蓀故居家時名鄭兒

元和九年十六房叔豹來求彈絃者其母以鄭見入
焉後以善笑得大悅曰更名薰蘭叔豹為人喜酒多
廢薰蘭勉之曰某以孫稚蒙君曲娛之愛使得奉巾
襪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又足給幸
痾恙無有乃終日碌碌自墮如即至力旦暮將何以
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君若其皆貽之乎於
是房叔豹蹶然自外遂取古籍詩書併學之是歲余
罷隴西軍來舍房氏始聞其語因嘉之遂為著篇以
繼勸且古語有云女為悅己者容亦見其志也知薰
蘭之能引媚其志歸于至理豈不知賢女之為容

題劉薰蘭表後南卓昭嗣

余所善房叔豹豹好色得劉薰蘭最為嬖後即不復
顧他色始余與房宴言薰必預故余得周視薰所舉
凡為言雖尚才功柔戲以樂左右而往甚正余獨
恨對薰蘭凝視之移晷刻將有嘲述卒不能云顧
余才不足當語薰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賢抵豹居下

賢誠才尤精為太史公言一見其書果能備薰善時
余貢於京師豹與張孝標美善言文并挑笑事因錄
沈述來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才色兩相宜耶故
復叙之以繫于沈左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行狀 祭文

為宿賓譔行狀

祭李少尹文

祭故室姚氏文

劉岩夫哀文

郢州修明真齋詞

吳興沈亞之 下賢

為韓戶祭韓令公文

祭胡同年文

為人祭滕孝文

祈雨文

為漢中宿賓謨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
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該 皇任陵州銀事恭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秘書監

父 潭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

以門葉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
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姬既去喪代宗怜之召養中
中令與皇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禁詔以吳大
瓘為之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玄為助教令十日
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尚舍奉御得歸故邸又詔
吳大瓘通微通玄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
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鞮將欲加賜
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矣公徒走會難秦天目泣

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其豪人以為効德
宗奇其志賜詔如奏公於是備裝入賊軍中見賊偽
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說曰陰濟之灾魚鱉
游其墀檀即楊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
寧能從其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捧詔伏與誓約所
歸未及期會樞籍官臣朱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泚
遂為泚捕繫定死矣泚二將詞不伏即徙於外獄稍
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伺其共繫者十餘

人謀相與脫其銅髮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
涕明日宸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還拜王府長史
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舍人吳通玄謫
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上方怒
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貞於是德宗寤之謂公
見義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
入為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進大夫起崇陵
功以檢校左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賜孫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
初西蜀叛發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
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
中最陰狹益不能賧輸所奉中朝以器用當濟遂拜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
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二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
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閭亦
以功自賴今則從之謂若請耳皆烽奮食所引刃援
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
所先勞之苦辛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
某等伐闢耳又問闢何以而得伐俱伐不受指於天
子公曰君等既知闢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
得切反不受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滅矣于是卒皆
免胄匍匐遂從所徙歲餘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
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掬偃以相辱教公知之乃先謂
曰聞若等皆以去信為強亡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

仁也何足奉五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
失情皆莫能詞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
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公居爵益封千五百
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吏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
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
日廢聽奏詔命從官臨吊之賻賜米帛贈太子少保
公強辯多學謙下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顧其
私輸公之急某從寮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

實錄於斯謹狀貞元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為韓戶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溼推渾於雲水陶沉毅與濃剛作晁
暎之巨士綿將流於洪光鼓神鑄之在已昔丞相之
東征統梁城之千雉令賓余以掌檄縱牧馬之遺美
見公佩之橫腰冠銜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卧余奉
歸于故里寧後者之無當顧狂埃以渤起司馬啖而
負徒烹血肉肆而為市何繼師之無作治公之功由

是伏豹豺於初狺遂日寧乎千里聞君言於天閣帝
加悅而忘恥嘗叙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言康樂
於一時方竟綿歷乎再紀廩蓄粟以億計積有餘而
流委厯甲馬之萬衝惟君王之所指撲淮僮與齊萬
當烹冰以燎葦視燕起之強侯若負埴之群蟻彼承
風其如何聞當飲之遺七及柱天而轍日信博壯之
可倚逢諒闇之初晨遂踐祚而為治推轂兮昇壇河
橋兮廊時恩光被以湛稠仍分疆以及嗣遵往年之

來覲見差班於父子復何殃之不造遽相追而沒齒
榮華之不道兮倏云乎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凝旒
而無扆錫秘物之必周余得命於臨視還壤復而將
駕導清笳而哀徵鑿卑志之潔恭願降歆而省此嗚
呼哀哉尚享

祭河南府學少尸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
亞之謹遣郡吏志權奉酒肴之奠敬祖于故河南少

尸李公之尊守靈夫哲者之達塞方繫其時之難通故
孔子厄而周公通管過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
呼哀哉古者何思所思唯時謨不我進網不我維民
不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貴夫何用為夫子之道歿
矣今將遺誰卷清明之特達歸壞厦而歲之哀哉尚
饗

祭故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謨龐

嚴沈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祭于故安定胡君之靈
惟溫毅之龍顏兮含朴謙而包野工時言之便詩兮
聞風識於遠雅同遺恩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念嘉
歡之平生君何先而捐捨痛雕華之誰疾兮聞號號
之稚寡省余奠之不遘兮促將証於前馬何決迤而
無顧兮豈樂居于壤厦既啓全而無尤君子美其終
也哀哉尚饗

祭故壘姚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并佩之有儀俟嘉
人以為仇豈位者以無當顧采贄以納予惟鄙夫之蓬
塵牽沮離以為尤始仕筆而閑塞俄自夏而涉秋誰
來歸之頃更遂省拜於東甌潔幼弱之室處奉板輿
於途脩值凝水之沂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塚之以
時負重鈞於薄軀可困寔之多淹汨歲序之忽周誤
聞急於中閨言迅轡於皇都及鄭洛之外郊承凶言
於宋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以咽呼目虛疑而直
想容彷彿之在眸舉椒桂之觴感百年之永乖纜總
帷之撫臆非彷徨於故居惟靈視之昭：省余心之
勞劬

為人祭媵者文六年春作

念昔媵者容華不常喜顏如春酣葩之芳燿乎將然
曄乎為光偏然去乎如烟洋：萃然來居如鸞下翔
佳言如酒和人中腸情如蚕絲繚不可央惟我所當
遂栖余床為余馨香自始于今六謝冰霜纒云就木

言歸壠首道既已隔淹不可以嗚呼哀哉尚饗

劉岩夫哀文

秀才劉岩夫父歿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
曰號呼空蕙嗚呼休兮一溢又入百体痛兮休泉竭
目髮根枯兮脆黃催亂如霜蕪兮形若龍 骸骨膚
兮悲占六俯神無居兮魂魄悄兮客四隅兮去依風
雲將君踈兮待地之赴幽都兮生誠果克李意舒
兮厚姻薄養世有諸兮俗浸且廣無誰誅兮清魂佳
字赫來圖兮鼎設海陸儀肴俎兮吳梅狄酪淡濃使
兮逢果錯實態味殊兮酣若頰視若珠兮香津桂酣
蟻沈浮兮綠盃既發有樽盃兮醪醴百味若安須兮
惟若之嘗恣所如兮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為君洗奠
一饗余兮

祈雨文祠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
兆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風帝之祠下因巫

人以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氣
神得而均如愆且災神何為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
不臻燕雍滂洋甘露騏驎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配
高明歿而為神居滿必誅居抑必申今者獻陽始歲
亢而為屯草木蔽萌塞脉沉津不蒸不洩逾于十旬
兩師慢傲戶違不賓潛深驕高祐此下人風伯颺戲
鼓陶濃塵清為凝霾全若頽雲鴻混霰渤上蒙無垠
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兩師皆神所司處位不
職荒役不祇神假之權使之用為上帝如怒其殃孰
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咎然後泰陽
蒸雲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并誠虔
虔于祠集于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郢州修明真齋詞

大唐大和五年辛亥十月十五日己卯明真大廟主
朝請大夫守郢州刺史李祥與請臣郡客將吏等仰
首稽首再啓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

上老君群靈衆仙咸侯卑降蕩：乎混元始精洋溢
涵與薰蒸為氣刑生於聲衆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濃
薄厚四氣之榮乃岐乃陌拆其混并衆動壽量道居
清濃覆人為太啟悟為明拒惡為整護善為局居惡
如河恥燕面點居善如何陽然懷聲道之所宰尊無
與京伏惟皇上保聖億為壽程天齊尊高如天無傾
某官幸取居尊尊誠雖喜從善樂之發怒因嫉惡而嬰
每覺逾息失次度刻不寧是用澆氣於恬奪性於情
室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神誤序胃血差經伏願大道
神尊垂尊澤祐彫堅老榮遐衆之齡使淄垢磨濁迷
醉醒伏願金惜其堅玉助之貞今某等之志戴道之
大德荷道之生成某等之狀蓼蔕為甘山嶽為輕伏
願災從日消福與時迎某等之虔恭洗思滌慮以奉
以行謹辭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